

杜鹏程

DU PENG CHENG

·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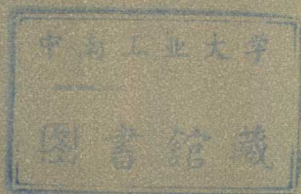




0828914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杜鹏程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鹏程/杜鹏程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7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ISBN 7-02-002541-2

I.杜… I.杜…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15410号

责任编辑:刘 稚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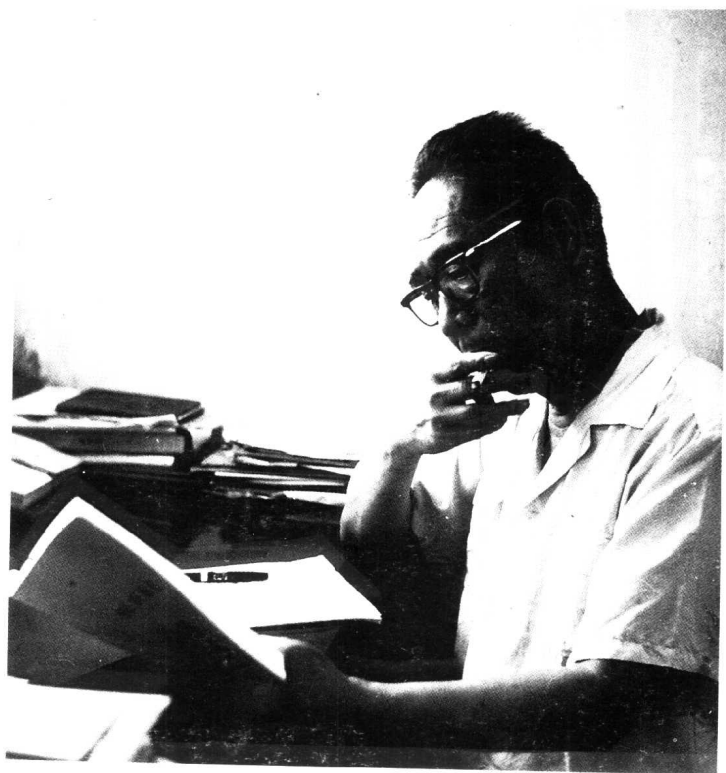
字数 313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625 插页 4

1998年7月北京第1版

199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9.00 元



作者像

卷之五 序言

我~~也~~把这篇小诗~~子~~集~~子~~编好，写.3 = 三

百字的“后记”，说明是两类武器：HID 这些

《~~过~~》，~~是~~“文化革命”前夕写的；近几年

写的只有《历史》的脚步声。另外，以前^的作品，即使行文中有不妥之处，也不改^动，也

因此当时就^按那样水平，保持作品的原貌，便

于读其判断战和策第1卷。但见四川人民出版社
有有商榷(向社也不行)
以10年来仅过,杨思过奎丛书编辑体例,一

它总有一篇“序言”。这总求很合情理，但却使
代人为躊躇。^{如何如何}“文化革命”以前十七年中，~~中国~~

生和书比, 各端^{也不}接, 终于结~~束~~期~~间~~ 84

也 3. 篇幅较小, 但数量不多, 值得一读的作品。

只有几篇。我曾~~时~~^次与~~友~~^人谈过。那个时期，我
本可以写一百篇短篇，但都~~未~~^没有写^{出来}那么多。

(۶) ۱۹۷۴ - ۱۹۷۵

出版说明

为了展示建国以来文学创作的实绩,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我们陆续编辑出版“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这套丛书,拟选收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文学创作上做出重要成绩的作家的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代表作(包括儿童文学创作),每人一集,每集大约二十五万字,并附有作家照片、手迹和主要作品目录,以便与我社同香港三联书店合编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相衔接,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丛书。读者从每一集里,可以看出某一作家的基本创作面貌及创作实绩;各集合在一起,大体可以总览我国当代文学创作(长篇小说除外)的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

我期望着(代序)

今天,我能参加这样的会十分高兴。谢谢大家在百忙中抽时间参加会议。在座的各位,有评论家、作家、文艺研究工作者。大家既带着批评家深刻敏锐的目光,又有着朋友的热情和真诚,一起来研究和探讨,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我想,一个作家,对自己的创作,既要有信心,同时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这才会有点进展。

我从抗战初期开始学习创作,至今有五十个年头,先后发表了长篇、中篇、短篇集多部,也算是给人民做了点事情。人们总是怕回想往事的,但我们必须勇敢地以审视的眼光去看自己走过的道路。这里有着追求和创造的欢愉,同时也有着艰难和辛酸。让人感到安慰的是,自己多年来热爱和钟情一种事业——文学,并为之付出了毕生的心血;而遗憾和痛心的是,未能给后世留下更多更好的作品。这可以说是个人悲剧,也是一辈人的悲剧。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历史的积累和发展的过程。而一个时代的文学,是靠老、中、青几辈文学家的艺术创造和积累。每个有成就的作家,各自有着独特的艺术个性,这是谁也替代不了的。但他们共同之处,都以不同方式,把自己的才华、创造,献给了自己的民族。所以不管是老作家,或是后起之秀,都能相互尊重,相互团结,共同为文学艺术的繁荣而努力,这是切不可忘记的。

目前,我们文学界虽然涌现出大批新人,出了许许多多好的作品,但从整体说,我们的文学水平还不算太高,足以称得上大作品的著作还不多。我们这个文化古国,历史上就有着像《红楼梦》这样在人类文化史上占着很重要位置的巨著,它也为我国文学后辈在艺术上立下了很高的标杆。我年事已高,重病缠身,但我满心希望着我们民族能涌现更多的天才艺术巨人,写出无愧于我们民族的文学巨著来,我期望着!

谢谢大家。

1991年10月于医院病床

(注:这篇讲话是杜鹏程同志在去世前十天于医院病榻之上口授,由他的夫人张文彬记录整理的,遗憾的是他终于没能参加这个专门为他而召开的作品研讨会就离去了。在研讨会的开幕式上,他的这篇讲话由张文彬同志代读。——编者)

目 次

我期待着(代序)	1
----------------	---

小 说

在和平的日子里	1
年青的朋友	170
平常的女人	189
夜走灵官峡	205
延安人	209
历史的脚步声	228

散文·特写

记王老虎	258
警戒线上	264
战斗生活检验我的心灵	270
致一位青年朋友的信	276
海利娜	286
回忆雪峰同志	290
我这一支笔	305
我的第二故乡	310
初写新闻稿	322
致编辑的信	325

最初的记忆	327
锅台上的创作	330
王震将军片断	333
彭总的画像	341
彭总的手迹	344
彭大将军接见记略	347
《保卫延安》平反会上的讲话	352

目 录

战争日记(节选)	355
----------------	-----

附录 主要作品目录	428
------------------------	-----

在和平的日子里

第一章 十字路口

—

嘉陵江，浩浩荡荡，一泻千里，由北向南穿过险峻的秦岭和大巴山区，流入“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它既有苦焦的北国风光，也有富丽的江南景色。中下游，有些地段可行木船，而绝大部分地区都是悬崖绝壁，急流险滩。千余年前或者两千多年前的“栈道”遗迹，如今仍然隐约可见。

在发源地，它不过是一条小溪流，好像只要抓住这条大江的尾巴，便可以轻轻地把它提起来。其实，它脾气古怪，很难对付：时而清澈，时而浑黄，时而暴怒得像要腾向天空。顺着嘉陵江岸修筑的铁路，快“接轨”了，快要完成了。上下一千多里的建设工地上，有十几万铁路工人更加奋勇地劳动着。他们在这人烟稀少的地带，苦熬苦干了四年多。一日复一日，一年又一年，他们用双手凿通横宽数百公里的高山峻岭；有的地方大桥连小桥，隧道连隧道；有的地方，铁路在大山的腹部盘旋上升。为了在那云雾蒙蒙的高处修建一个小小的车站，人们搬去了好几个山头。现在，眼看这条世界闻名的铁路就要修通，人人都把吃奶的劲儿使上了。成日成夜爆破声不断，好像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决定人类命运的大战。天空有蛛网似的高架索道，江面上漂流着无数

运送东西的木船。不论在太阳喷火的白天或是大风吼叫的黑夜，运输材料的汽车、马车、人拉车和牲口驮子，塞满了山沟里的大小道路。沿途的山崖上，写着这样的大标语：

“争取‘七一’接轨！”

“赶到雨季前边去！”

“我们要和洪水赛跑！”

“要高山低头，大江让路！”

“一切为了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

.....

目下，大伙都眼巴巴地盼着：多来一些晴朗的好日子。依往年的经验，雨季要来，至少还得一两个月，看来，前去路上的艰难不会太大。也难说啊，最近两三天就有一种不祥的兆头：天气格外闷热。大伙都像蹲在蒸笼里，满身汗水，喘不过气。有时候，一天当中就有上百名工人中暑晕倒在工地。夜里，在工地办公室里的电灯下办事的人，个个都满脸通红，那让蚊子围住的电灯，像一炉火似的烤着人。只有在后半夜，大气中的热力减退了，除了上班的职工以外，大伙都躺在江边、路旁或者帐篷里，呼呼地睡觉。这工夫，你要无缘无故地把谁吵醒来，他准会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不过，在这正好睡觉的时光，也有人合不拢眼，睡不着觉啊！

二

一天，半夜时光，第九工程队副队长梁建，躺在床上，脑子里乱翻腾；不愉快的记忆，数不清的想法和一股子烦躁情绪，一齐涌来了。他翻过来掉过去，心越来越乱，头变得无比沉重，胸脯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再说，那讨厌的床，吱吱吱叫着，好像马

上就要破碎似的。他狠狠地用脚把床一捣，猛然坐起来，嗖地跳下床，出了工棚，倏倏地向嘉陵江边走去。

江边有一棵两个人搂不住的大槐树，枝叶茂盛，像个大伞似的。时常来这儿歇凉的人挺多。

梁建站在大槐树下边，敞开衣服，大张口呼吸，胸脯起伏着。

“过几天，这里工作告一段落，我就要求调走。一定走！”梁建高声对自己说。要求调到哪里去？去干什么？他也说不清。他是一位久经锻炼的干部，在这个工程队算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可是谁能想到，这样的人，目下却在人生道路的十字路口毫无主意地转游？近来，他心里总是毛热火辣的，不停地问自己：“怎么办呢？唉，我到底怎么办呢？”

梁建，高个儿，身板挺魁梧。长方形的脸上，有一双机敏而聪慧的眼睛。左眼眉上有个不大明显的伤疤，这是战争留下的记号。眼角有很多又细又深的皱纹。这些皱纹表明他多次通过了历史风暴，有着不寻常的经历。从前，他在这第九工程队是以精明强干、办法多出名的。现在呢，他在斗争生活的波浪中游泳，游得浑身困倦，仿佛就要沉没似的！在不能合眼的夜里，他苦苦思量那让他困倦的种种原因。这些原因仿佛没有多少哲理，简单而明白，可是又复杂得难以捉摸！

熟悉梁建的人说，梁建的心情是在不久以前才突然变得很坏的。这话也许不可靠。反正半月以前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

一天中午，第九工程队的党委委员们，坐在嘉陵江边的草地上，举行党委会议。第九工程队党委书记兼工程队队长阎兴，刚刚宣布开会，工会主席往起一站，慷慨激昂地讲：“咱们工程队发生的‘伤亡事故’，摆了很长时间，不作处理，这太不像话……明天，工程局党委、区工会、劳动局和检察机关的人，要来追查这件事情。不能再拖了，对‘事故’有关的人员怎样处理，咱们工程队

党委赶紧拿出个主意来。”

工会主席这一番话没有激起什么反应，反倒带来了一阵沉默。党委委员们，有的互相望着，有的低头思索，有的用拳头轻轻地捶着身边的沙堆，有的咬着钢笔杆望着自己手里的记录本。

过了好一阵，党委书记阎兴，一边用左手搓着黑楂楂的下巴，一边说：“这件事讨论了好几回。一讨论，就顶牛。我说嘛，给我什么处分，就接受什么处分。”

副队长梁建，盘腿坐在沙地上。他一面用双手搓沙子，一面慢悠悠地说：“嗨，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把一切处分都背上，将来我们每个人的档案材料就要用汽车拉了！”

同志们的眼光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在梁建身上，可是梁建神情漠然，显得满不在乎。

第九工程队施工组组长刘子青站起来，挺不自然地犹豫了一阵，扭过脸去望着江水，说：“两个工人丢了性命，管‘安全工作’的领导人，连个检讨也懒得写！如果检察机关的人要我们工程队的领导人负刑事责任，我就投一票。”

一种被压抑的感情爆发了；几个年轻的党委委员，一哇声地喊：

“我也投一票！”

“我也投一票！”

“要是允许，我投双份！”

.....

梁建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沙子，不动声色地望了望阎兴和那帮年轻的党委委员，随后，眯缝着眼把刘子青上下打量了一阵，仿佛看一个挺稀罕的东西似的。他说：“小伙子！我蹲了法院，丢了党籍，你就舒服？实对你说，有人负刑事责任哩！”说罢，就把手里提着的衣服往肩膀上一搭，双手撑在腰里，扬长而去。

刘子青，嘴巴绷得生紧，一直盯着梁建的背影，眼睛一眨也不眨。

有几个党委委员，瞧着阎兴，他们知道梁建的话是对谁说的。

阎兴盘腿坐在那里，用左手紧紧扼住黑楂楂的下巴，一言不发地望着嘉陵江边的那棵大槐树。

党委会没开出名堂，大伙儿站起来，使劲地拍了拍身上的沙土，愤愤不平地分头走去。

梁建窝了一肚子火。他倏倏地通过树林子走到江岸上。一上江岸，十几个人一窝蜂似的拥上来，把他包围了个风雨不透。一连串的事情向他头上压来：

“梁队长！你说咋办？安全检查员要我们停工，说我们的劳动保护用品不齐备；没法子，我东奔西跑去找材料员要胶鞋和手套。找到材料员，求爷爷告奶奶好话说了一大堆，他挺着脖子，说了声‘没有’，就算把问题给你解决了。梁队长！你开开恩，给我们批十双胶鞋、十双手套。嗯，这里有水笔。”

“梁队长！你早就知道，如果明天我们的‘挡土墙’不能完成，人家发包单位就要罚款。请你无论如何给我们拨一点小钢轨和土斗车。我这事好办，只要你嘴唇一动就行。”

“你们这都算急事？闪开！闪开！梁队长，听我说，基建局的老张，你是知道的，那家伙吃了饭消化不了，成天到处穷挑毛病：这不合规格，那不合标准。今天验工计价的工夫，他扣住我们三万元，磕头作揖也罢，好说歹说也罢，反正是不给。哎，这一笔钱捞不回来，这个月的工资就不能开支，工人们就要张起嘴喝西北风！梁队长，你拿个主意吧！”

“梁队长……”

“梁队长……”

.....

梁建背着手，叉开腿，直挺挺地站在那里，谁也不看，脸色黑煞煞的。等到人们七嘴八舌把话都说光倒净以后，他不声不吭，唛地豁开人，带着一股风直向工程队队部走去。

这一伙人，愣了一下，然后怔怔地相互望了望，连忙奔跑着去追赶梁建。

梁建一进队部办公室，嗨，七八双手同时伸到他面前：请他批条子的，要他签字的，向他请示工作的，拿着十万火急的介绍信和他交涉事情的，还有那位又准备和他蘑菇一整天的设计工程师……这些人堵在前面，追上来的那帮人挡在门口，看样子，今天非把梁建压扁挤干不可！

梁建背着手，眯缝眼，心里直冒火。他想：“什么任务呀，工期呀，雨季呀，洪水呀，材料呀，图纸呀，甲乙方的关系呀，计划就是法律呀，跟自然界作斗争呀……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这就是工地生活！”他看着那一张张满是汗油的脸，冷冷地问：“你们找我！我找谁？哎，我找谁？”他豁开人，冲出了门，眨眼工夫就无影无踪了！

党委书记兼工程队队长阎兴，一整天都没找到梁建。他以为梁建坐上汽车到工程局去了。

这天后半夜，阎兴提着安全帽，朝工地走。他用手电一照，看见梁建身靠江边的那棵大槐树，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阎兴，个子不太高，长得很敦实。猛一看，你会觉得这人手大脚粗，不太灵活。显得过大的头，就像一块没有镢銼过的生铁。下巴上满是黑楂楂的胡子。厚嘴唇下边密密实实的牙齿，仿佛能不费力地咬断钢筋。这号人，说不定是一直干繁重体力

劳动的开山工、起重工或者锻工，不久以前才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的。但是那眼角和额头的皱纹以及那犀利的眼光，又告诉你：“凡人不可貌相”，只凭他的模样，便会获得极不准确的印象。

老阎摸摸梁建的衣服。衣服叫露水湿透了。他说：“小心着凉噢！”停了一阵又说：“伙计，到处找不着你。哎，你听我说，咱们做领导工作又不是一天两天，还能这样——”

梁建打断老阎的话，说：“那天，党委会上，小刘和同志们说，要我对这次‘事故’负刑事责任。什么责任我都敢负。塌方事故中死了两个人，其中有个小李。小李过去跟我在战争中跑了好几年，我愿意叫他去死？他的老婆孩子现在成了孤儿寡妇，我心里好过？我认啦，算我倒楣！让我去蹲监狱！”

老阎说：“蹲啥监狱嘛！”

梁建说：“我知道你什么也不怕。打开窗子说亮话，怎么会发生‘伤亡事故’？因为赶工期。为啥要赶工期？”

老阎惊奇地问：“你说为啥？”

梁建说：“你自己知道。”

老阎说：“我知道你也知道。今年元月份，工程局开会，局长说，这条铁路‘七一’能不能接轨，关键就在第九工程队，老梁，你们敢点头吗？当时，你我反复商量之后，又打电话征求了现场职工们的意见，这才共同向上级提出：保证‘七一’接轨。”

梁建说：“不错。但是根据实际情况可以修改计划，而你总要坚持下去，总想往前赶。行啦，你逞英雄，让我坐蜡！”

老阎左手紧紧地扼着毛楂楂的下巴，痛苦地说：“老梁！我万万想不到你会这样了解我！”

梁建说：“怎么，我说的不是事实？”

老阎说：“这整个铁路工地有几百个单位，有十几万职工，就像大兵团作战一样，我们这个工程队只不过是这大兵团中的一